

# 在春天裡描塑春天

## ——從小思著作初探其教學面貌

### ● 黃燕萍

#### 一、引言

一直以來，文化界均將小思當成一個純粹的文學家，她在業餘時間就香港文學的研究及史料鉤沉，得到海內外學者極大的重視與肯定，洛楓(陳少紅博士)稱之為「香港文學的活寶藏」，黃繼持先生與海內外的文化界更一致推崇她為「最有資格編寫《香港文學史》的人」。

小思在業餘時間的文學研究得到如此程度的注視，但卻鮮有人留意到其正職：教育一項她用了半生時間，藉著自我生命直接實踐的工作。小思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出生。一九六四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新亞四年，期間深受國學大師唐君毅影響。新亞畢業翌年於羅富國師範學院進修，獲教育文憑。一九七三年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中國文學。一九八一年，以「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文藝活動」之論文獲碩士學位。自六十年代起，小思於本港多家中學任職中文教師，一九七八年始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一九七九年起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期間獲選為中大文學院模範教授。直至二〇〇二年退休之前，小思大半生的時間皆貢獻予教育事業。故言「教育是一項小思用了半生時間，藉著自我生命直接實踐的工作」實不為過。

事實上，接近半個世紀以來，小思一直處於香港教育的最前線，經歷亦見證著香港教育改革的大潮流。從中她變化出一套貼近教育制

度、同時超越教育制度的教學模式。

以下，筆者將根據小思的現有著作、由筆者整理的小思文學及教育語錄，以及筆者過去三年修讀小思任教科目的課堂筆記，<sup>1</sup>嘗試勾勒出小思幾項基本的教育理念。

#### 二、跨學科學習：多元品味，有利於專科發展

藉著跨學科學習，強調：各學習領域之間應有所連繫、現實生活無知識領域界限之分、認知過程將自行作經驗整合：可謂當前教育改革提倡，可藉以培訓香港學生九種共通能力一項大前提。<sup>2</sup>

「多元品味，有利於專科發展」正是小思執信的教學理念之一。她認為所有的學科學習皆應具備「通職教育」的精神。<sup>3</sup>故此，在其不同類型課程進行期間，她皆接納且鼓勵學生將其他範疇：如地理學、<sup>4</sup>心理學、<sup>5</sup>聲韻學、<sup>6</sup>地方歷史文化<sup>7</sup>等等層面的專科知識，應用於一些純文學讀物的詮釋與切入。就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小思在這方面的落實推行絕對早於教改的提倡，可知其教學實踐比當前的教改更具備前瞻性。

#### 三、教學模式：不教，是為了教得更多<sup>8</sup>

鼓勵學生「積極主動學習、掌握學習策略與方法」透過同儕之間的「互動學習」，強化學生本身的學習體驗、學習技巧及思維創意。<sup>9</sup>可謂當前教改的另一前提。

就此方面而言，小思的教學實踐可謂盡得教改的精髓，且其推行模式比教改主張的更為徹底。在小思教學生涯的最後一年，推出一項形式極其新穎的試驗課程：「香港文學專題：文學與影像比較」。

是項課程試驗的推出年份為2001/2002下學期。整項課程百分之六十的教節皆以學生為主導，形式是先將百多位修讀同學分成若干組

別，每一至兩組同學負責導修一個作品及由該作品改編而成的相關影像，在進行資料搜集及分析之餘，並設計問題供全班同學於課堂上討論，期間小思只負責糾正學生作品資料的錯誤引述，又或是補充學生未盡全面的詮釋觀點。整個課程由導師主導的教節約只有百分之十五；其餘百分之二十五由小思邀請來校的嘉賓與一眾同學作直接對話。整項課程編排如下：

課節主持者	研讀作品及其改編影像	同學與有關嘉賓對話
小思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古蒼梧〈太平山上，太平山下〉</li> <li>◇ 馬朗〈北角之夜〉(文本+「寫意空間」電視片段)</li> <li>◇ 羈魂〈模糊街〉(文本+「寫意空間」電視片段)</li> </ul>	
學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李碧華《胭脂扣》(文本+改編電影)</li> <li>◇ 李碧華《霸王別姬》(文本+改編電視劇集+改編電影)</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期間學生可就有關研讀文本及其改編影像向原作者李碧華提問(由小思轉達問題及回應)。</li> <li>◇ 與張國榮(演員)對話：如何演繹李碧華筆下的人物(《胭脂扣》+《霸王別姬》)</li> </ul>
學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蓬草《翅膀》(文本+改編電視劇集)</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與蓬草(作家)對話：小思、蓬草對談錄音播放</li> </ul>
學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伍淑賢〈父親〉(之三)(文本+改編電視劇集)</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與伍淑賢(作家)對話：從文字到影像，有關〈父親〉文本+改編</li> </ul>
學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劉以鬯《酒徒》(文本+改編電視劇集+「寫意空間」電視片段)</li> <li>◇ 劉以鬯《對倒》(文本+改編電視劇集)</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與劉以鬯(作家)對話(同學訪問：《酒徒》+《對倒》)</li> </ul>
學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文本+改編電視劇集)</li> </ul>	
學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張愛玲《傾城之戀》(文本+改編電影)</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與許鞍華(導演)對話：從文字到影像，改編《傾城之戀》問題應答</li> </ul>
小思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課程總結</li> </ul>	

於此項課程試驗推出的時間尚淺，故迄今仍未有任何文字記載。截至目前，只有由筆者整理的一篇〈小思文學及教學語錄(之一)〉(全文見刊於《香江文壇》·2003年1月號；當中「4、一點蚊香，如何呈現一個女子的心事張愛玲〈傾城之戀〉局部細讀」記錄了此項課程其中一個教節的些微面貌。)

整個課程的革命性，在於其將傳統課堂裡導師跟學生的發聲比例完全改變，顛覆了過往由老師主動地教授、灌輸、發問；而學生則被動地受教、吸收、回應的教學模式。期間，筆者有幸承教其中，個人認為：這個學期的課程，絕對是小思數十年教育生涯的高潮所在、精髓之凝聚。而根據小思的意思，她希望自己實踐於此項課程的

# 香江文壇

教學模式與試驗精神，來日可透過一眾有志於教育的學生，以「傳火於薪，前薪盡而火猶傳於後薪也。薪火相傳之無盡，人只見前薪之盡，不知火傳於後薪，永無盡時。」的方式，把她的教育理念帶出中大的課室，讓它走到更多年輕的群落裡，中學也好、小學也好

試驗課程開始之初，小思對一眾的學生說：「這已是我最後一年教書了，明年我將退休，退休之前，我決定要冒一次險：推出一項全新的課程試驗。因為是新的，所以我不知道對大家的影響有多大、帶來的衝擊有多深。是好？是壞？但這項試驗我一定要做，不管它會為我的教學生涯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抑或留下不光采的尾巴？但這項試驗我一定要做，不管結果如何！我太後悔了！後悔自己這麼遲才進行這項試驗，因為已經是我最後一年從事教育了，所以即使效果很好，我也沒有機會繼續下去；要是效果很壞，我更沒有機會重新修正自己的關失！但沒有關係，在這個最後關頭，我願意做一項播種的工作，我把這顆教育的種子撒在你們之間，希望有一天，它會在某處抽芽、成長、開花乃至結果。我不知道你們之間會有多少人將來是有志於教育工作的。有嗎？（約半班同學舉手），好。到時候，不管你們在哪裡執教：大學、中學、小學都好，我希望你們把接下來十多個星期，你們在我這項課程試驗裡學到的、領略到的一些教學元素，帶出中大的教室，運用到你們個人的教育裡。到時候，不管你們是成功、是失敗，都希望你們能回來告訴我。要是……到時候我已經不在了，那麼你們家祭勿忘告乃師！」

由而可知：小思絕對重視由學生主導學習的重要性，她想貫徹實踐的是「不教，是為教得更多」的教育理念。

#### 四、全方位學習：我們一邊「散步」，一邊在「路上談」<sup>10</sup>

「課內課外，校內校外的學習活動同樣

重要，因此，教學必須突破課堂的限制，體現『全方位學習』[……]使學生通過課外學習活動，根據自己的特長、愛好，積極自主地獲取新知識」。<sup>11</sup>

就小思現有的著作觀之，她對全方位學習的理念，早在她的學生年代已然有了雛型。七七年，她在〈薪傳略記〉一文中指出，「說到課外閒聊，理想的當是一盞清茶，在藍天下草地上，師生對談。忘不了自己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有多少得自書房窗下，惠和園小徑上、跟左舜生老師的閒聊中。也忘不了學懂了多少唐詩宋詞，是和莫可非老師在維園草地上的談天中[……]還有許多學生跟我一樣，忘不了在教員休息室外邊，那兩張綠色藤椅上，我們談到黃昏才散的情況。」由此可知，早於六、七十年代，小思在其教學實踐中已體現著「全方位教學/學習」的神韻。

至她教學的尾聲，更把這種教學/學習理念變化得爐火純青：二〇〇二年二月十一日，小思帶領著數百名修讀其「香港文學散步」課程的學生、一些慕名參加的舊生、中小學教師、教育界人士、文化界人士，還有無線電視派出的〈情常在〉攝製隊，進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香港文學散步」。<sup>12</sup>過程中，小思與一眾參加者介紹了蔡元培、魯迅、蕭紅、戴望舒及許地山等知名作家、教育家在香港的活動事蹟，造就了香港學生、教師、學者乃至社會大眾(因是趟「散步」後經電視播出，亦引起不同傳播媒體的注意)與中國文化巨人之間一趟難能可貴的文學因緣。

這項活動在小思而言，絕非純粹的教學活動，而是一種理想的教學模式，早在1999年筆者接觸小思之初，她在「香港文學與藝術」(1999/2000)課堂上講述最多的，是她個人的「行街」經歷，她屢次強調：「街上有很多可觀的事物，同學千萬不要輕易忽略。我個人對香港的感情與認識，便是由小時候我爸爸帶我『行街』而

『行』出來的……」、「有一天，我們組織起中大的同學，一起去『行街』/散步好不好？」

故此，2000/2001期間，由小思任課的「香港文學散步」，絕對是其個人對散步/「行街」情意結的一種具體呈現。導論課上小思引宗白華〈美學散步·小言〉為她的「文學散步」課程下定義：「散步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行為，它的弱點是沒有計劃，沒有系統，著重邏輯統一性的人會輕視它、討厭它，但是西方建立邏輯學的大師里士多德的學派即喚『散步學派』。」小思以為，一次散步，可以是人與自然的一場對話，與風景對話，可以挽救都市人過份理性的闕失。在教學上，「散步」的心緒與行徑，可以讓教師與學生在學科的領域裡作自在而無拘束的遊歷、貼合與對話。但現實裡，香港的教育制度充斥著考試壓力，在壓力的氛圍裡，香港的教師與學生均難有「散步」的心緒與行徑。也許，香港人缺乏散步的場景，也許，香港的腳步太匆促，連帶亦失去散步所予的心靈沐浴與洗滌。

### 五、評估方式：標準答案以外的天空

教改文件中指出：教育上的評估應具有「診斷、測量、甄別、篩選、回饋的功能。」使教師與學生皆能透過評估檢討教學/學習成效，知所改進。<sup>13</sup>故此，未來教育的趨向，除公開考試外，會逐漸加入校本評估成份，「一試定生死」的情況將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師生之間的「長期抗戰」（據筆者所知：現行高科程度會考的某些數理科目已在推行中，文科方面尚未開始）。在新評估制度普及後，個別科目（如文、史、哲）會否因評估的主觀性，而培養出創意無限，抑或迎合附和的學生？全視乎學生際遇：遇上何種胸襟的教師。

一向，小思均把香港的公開考試季節挪揄為「榨人腦汁」的月份，應考的學生恰似「第二十六次進入電榨汁機的瘦竹蔗」，應試

前讀得面青唇白，考畢後則毫不貪婪把學問奉還其師。故早在六十年代末期，她已在文字上疾呼香港學生要「向填鴨告別」。<sup>14</sup>在其教學實踐中，讓學生掙出「填鴨外衣」的方法，是為其提供「標準答案以外的天空」，讓學生有更多的自主空間發揮其創意思維，建構出一套具備自我風格的研讀方向。關於「文本的閱讀、理解與詮釋」，小思有以下的見解：「王德威跟西西都認為，對一個文本的「誤讀/曲解」，也可以是一個「快樂的開端」。是的，在閱讀的時候，我們真的可以做一個「快樂的誤讀者」。作為讀者，我們絕對可以將個人的生活經驗、理解能力滲入文本閱讀的過程中，先以「直感、直覺」的方式投入文本的情景裡，再以理性的方式嘗試發掘文本材料，尋找曲解、誤讀的合理性、求取自我訊息之認同。亦唯有如此，一個尋常文本方可與個人生命的憬悟、經歷產生契合的意義……」

就小思如何給予學生標準答案以外的天空，筆者領受極深：修讀小思課程期間，筆者屢次以「極之出位」，完全違反學院研究傳統的學期功課去試探小思對所謂「學院讀書札記」的包容能力，拙作〈天空下的遷移淺談中、港間的逃出與湧入；兼談我所知所思南來人(基層)的生活情態〉、〈對讀：南來人從虛擬的故事到真實的故事：一些基層移民世界的光怪陸離；從顏純鈞的新移民短篇到我所知所思的新移民故事〉皆是為呈交小思任課的兩個課程所完成的「讀書札記」。前者以父輩及個人的真實經歷詮釋香港自四十年代末以來的移民潮，後者以本地大眾報刊的港聞摘要及個人居港經驗對應顏純鈞的新移民短篇。在我而言：兩個篇章可以是小說、是隨筆、是新聞摘要，但怎麼看也不像學院要求的「讀書札記」！

而結果，那兩篇「功課」經小思鼓勵，分別發表於《文學世紀》及《香港文學》。她在我的札記尾端寫下這樣的字句：很動人的個人經驗，

## 香江文壇

我不改動內裡的一字一句。這個篇章可找文學園地發表之。

近年來，小思積極在其對中、小學教師及中學生的演講會上，推廣著這一片「標準答案以外的天空」。我以為，她一直希望香港的師生能見識並接納這番澄明朗揚的風景。

## 六、總結

總結上述，筆者將幾項小思的教育理念與香港當前的教育改革所作之對比，實質揭示出小思的教育實踐於現行制度下的可取性與可行性。基於此因，筆者認為，小思絕非一位純粹的作家、香港文學研究者。反之，如從教育層面研究之，取一個教育、文學平衡的切入角度，則小思對香港本土的影響與貢獻，絕不應止於其對香港文學史料的鈎沉、保存與整理。

惟以本文有限篇幅，以上筆者只能就小思教學的實踐作初步而有限的淺探，還望來日時間、資源上容許，筆者/或其他有心人可就小思的教育面貌作較全面的探討與勾勒，以供本港的教育工作者借鏡。

備註：本文蒙小思老師及浸會大學教育學系張慧真博士惠閱、指正資料謬誤並給予意見，特此致謝。①

<sup>1</sup>指1999年至2002年三年間，筆者修讀小思任教科目時的課堂筆記，包括「香港文學與藝術」(1999/2000)、「香港文學散步」(2000/2001)、「香港語文教學專題」、「香港文學專題」(2001/2002)，此外亦包括課餘聚會時聽取自小思的文學及教育意見。

課程發展議會：〈課程架構的組成部分〉，載於《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頁24-28。

<sup>3</sup>小思：〈鼓勵我寫作的生物系主任〉，載小思：《人間清月》(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

<sup>4</sup>在小思於2001/2002推出的一項課程試驗中，導讀李碧華《胭脂扣》(文本+改編電影)的同學便以香港電車路發展的歷史作為切入文本的一項研讀元素。

<sup>5</sup>曾慧絲：〈越軌者<竹刀>青年的犯罪原因〉，載

杜珮鳳等主編《新火中國現代散文札記》(《新火》編輯委員會，1995年。)頁44-53。全書文章皆選自小思教授的「現代散文」課(CHI3890，1994/1995)的學期習作。此書由小思鼓勵出版並寫序。

<sup>6</sup>黃念欣：〈從<聽聽那冷雨>論余光中散文的擬聲〉，載杜珮鳳等主編《新火中國現代散文札記》(《新火》編輯委員會，1995年。)頁60-66。全書文章皆選自小思教授的「現代散文」課(CHI3890，1994/1995)的學期習作。此書由小思鼓勵出版並寫序。

<sup>7</sup>馮美華：〈刀的文化從<竹刀>和<最後一把番刀>看刀和山地文化的關係〉，載杜珮鳳等主編《新火中國現代散文札記》(《新火》編輯委員會，1995年。)頁24-27。全書文章皆選自小思教授的「現代散文」課(CHI3890，1994/1995)的學期習作。此書由小思鼓勵出版並寫序。

<sup>8</sup>中大中文系教授楊鍾基語，原指當前香港教育改革之目的。此處筆者作了小思教學風格之轉用。

<sup>9</sup>課程發展議會編訂，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署建議學校採用：〈教與學〉，載《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頁47-61。

<sup>10</sup>《香港文學散步》及《路上談》，皆為小思著作的集名。前者介紹了一些中國文化巨人在香港的足跡，後者談其對香港教育的省思。

<sup>11</sup>參照《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發揮所長》(2002)第6分冊「全方位學習切身體驗·豐富學習」。

<sup>12</sup>是次散步的路線圖及詳情，見於「附件六：香港文學散步」小冊子副本。

<sup>13</sup>參照《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發揮所長》(2002)第5分冊第5.2節「強調促進學習評估」及第5.4節「制訂學校評估政策平衡兼顧『促進學習的評估』和『對學習的評估』」。

<sup>14</sup>小思《路上談》(香港：山邊社，1989年，第十二版。)此書初版於六十年代末期出版。